

富春源

资本江湖
的风骚年代
余昇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富春源

资本江湖的风骚年代

余昇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富春源：资本江湖的风骚年代 / 余昇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5594-2271-2

I. ①富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3187 号

书 名	富春源：资本江湖的风骚年代		
著 者	余 昇		
责 任 编 辑	孙金荣		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		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		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		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		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	1/32	
印 张	18		
字 数	565 千字		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	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2271-2		
定 价	55.00 元		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一叶舟轻 / 1
- 第 二 章 民国春秋 / 18
- 第 三 章 公私合营 / 32
- 第 四 章 重出江湖 / 44
- 第 五 章 押注广告 / 56
- 第 六 章 花城小姐 / 69
- 第 七 章 银行贷款 / 81
- 第 八 章 价格闯关 / 94
- 第 九 章 革命初心 / 107
- 第 十 章 洪荒之力 / 119
- 第十一章 闯荡深圳 / 132
- 第十二章 初涉股市 / 146
- 第十三章 原始股票 / 159
- 第十四章 南巡讲话 / 172
- 第十五章 转战上海 / 185
- 第十六章 内幕消息 / 198
- 第十七章 三十六计 / 211
- 第十八章 你接班吧 / 224
- 第十九章 救命稻草 / 237
- 第二十章 超越琼瑶 / 251

第二十一章	晋军少将 / 264
第二十二章	淝水之战 / 273
第二十三章	蜘蛛开门 / 286
第二十四章	上市指标 / 300
第二十五章	不开发票 / 314
第二十六章	王的女人 / 329
第二十七章	英雄时代 / 342
第二十八章	行情火爆 / 356
第二十九章	造富神话 / 369
第三十章	打回原形 / 382
第三十一章	寻源之旅 / 395
第三十二章	呦呦鹿鸣 / 415
第三十三章	太像梅亭 / 429
第三十四章	家有家法 / 442
第三十五章	仇人入主 / 456
第三十六章	上海接头 / 470
第三十七章	涉足房产 / 478
第三十八章	定向增发 / 492
第三十九章	五点神仙 / 505
第四十章	七字玄机 / 520
第四十一章	背负原罪 / 534
第四十二章	富春源记 / 548

第一章 一叶舟轻

“醒醒！醒醒！”蒙眬之中，石悲铁听见一阵阵急促的呼喊。

他睁开眼睛，发现是两个小鬼在身边喊。

“要是再不醒来，判官大人就要判你进去。”其中一小鬼扮了个鬼脸说，“沿着富春江顺水游去，到了大坝就可以出鬼门关。”

他将信将疑，等他勉强站起身来，小鬼已经不见踪影，而他正站在江中的礁石之上。游泳他是天生的高手，但顺水而下其实并不顺畅，因为蓄水期间离大坝越近回流越严重，有时候顺水成了逆行。他无暇欣赏富春江之胜景七里扬帆和严子陵钓台，只盼尽快逃出鬼门关。他已经游了好几里，但仍未见到大坝，这里的水路他再熟悉不过，至少还有十几里。他想若是有条“大鱼”驮他一段就好了。——就在脑海闪过的瞬间，前面出现了“大鱼”。他屏气猛游，即将追上，浮出水面定睛一看是一头长角的雄鹿。他试图抓住鹿茸，再骑上去搭个便车，雄鹿突然加快了游水，一下子把他甩开了几丈。他不甘示弱奋力去追，但人力怎么能比得上雄鹿，它已游得无影无踪。虽然没有跟上，但大坝已在眼前，仅有五六华里的距离。

追逐雄鹿不就几分钟，怎么前进了七八里？这不等于“大鱼”驮了自己一大段吗？他洋洋得意，情绪高涨，胜利在望。

“石哥哥——”

“悲铁哥——”

他隐约听见女人的喊声。他转变泳姿，在原地踩水。他看见不远处的两条小船上有人在叫他。

她们是谁？什么时候认识我的？他很纳闷。

两个女人各自划着渔船很快靠过来。

“金春花。”

“栗秋月。”

“不记得了吗？”

他豁然醒悟。十年未见，当年青春洋溢的花季少女，转眼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！他们与自己爱人的年龄相仿，但看上去却要老十岁，难道这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户渔家的命运？他下意识地上了她们的渔船，聊起了家常。原来石悲铁随父母调去电厂后，她俩先后嫁到这里，都在一个村子，各自打鱼为生。

“今天还有一位公社的大姐要来看我们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中午你就能见到她了。”

“所以我俩一早就来打鱼，她和你一样爱吃鱼，待会要好好招待。”

开饭前，她如期而至。

申屠姐！他几乎不敢相信。也是十年不见，她丝毫不显老，虽比爱人丽忠年长几岁，却依然是当年大姐的样子。她的成熟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十年未曾改变。

美美一顿鱼宴之后，申屠姐说要去山上采些野果。石悲铁心领神会，跟着就上了山。

“你还好吧。”他摘了颗野莓递到她的嘴边。

“挺好。”她说得有些沉闷，接过野莓放进篮里。

他听出好字的弦外之音。

“孩子上小学了吧？”

她仰头长叹：“如果这样就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孩子？”

“一直以为是我不会生，直到去年，他才去医院检查，是他的问题。”

“哦。”石悲铁遗憾地说，“去抱养一个吧。村里孩子多，抱一个不是难事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说……”她好像有难言之隐。

“他说什么？”他追问道。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到这时候了还有啥不能说的？”他急了。

申屠姐转过身，喂了他一颗野莓。

“他说抱来的总不如自己生的好。”

“他不是不能生吗？”他疑惑地问。瞬间，他像是领悟到了什么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行……”他想打退堂鼓，但一种无名的冲动又促使他原地伫立。

“你有文化，身体又好，还是城里人。石伯伯帮我介绍了人家，你也帮我生个孩子吧。”她哀求着，声音那么雌性，眼眶也渐渐湿润。

他思绪万千，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他想跳进富春江游走，又想帮她完成心愿——助人为乐总是一件积累功德的好事嘛。

她突然拉住他的手跪了下来。他束手无策，也跟着跪下。她以为他心软了，一把将他摁倒在地，疯狂地吻他的唇……

石悲铁感到申屠姐不是简单地吻他，而是往他嘴里吹气！他极不舒服，但却无力拒绝。又发觉她的手平放在他的胸前，以为她会很快下移到要害，没想到她用双手压迫他的胸膛。

她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哪是要帮她生孩子？这不是捉弄和胡闹吗？

他一阵恶心，猛地从胃里吐出一口酸水。

……

“醒了醒了！”

“小铁小铁！”

“怎么样了？”

他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声音。是父亲，是水工班长，还有同事们。

“这是在哪？”石悲铁仿佛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。

“你刚才水下作业不小心划破了气管，等我们发现把你拉上来的时候已经失去知觉。”班长流下了眼泪，自责地说，“我没有把握好时间和气泡的规律，叫你受委屈了。”

“没有百分之百的事。你也不用太怪自己了。”父亲翰林安慰道。每次重大的水下排险，只要儿子参加，他都会尽量请假到现场。今天幸好他发现不对，合力拉到船上，又分头人工呼吸急救，才把石悲铁从鬼门关拽回来。

“醒了就好。”翰林双手合十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看见了公社里的……”石悲铁似乎仍在梦中。

“我也看见了。”父亲回应他，继续温和地说道，“先回家好好休息，今晚我去抓鱼给你补补。”

零点以后，翰林下了前夜班直奔江边。

一叶舟轻，双桨鸿惊。
水天清，影湛波平。
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。
过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。
重重似画，曲曲如屏。
算当年，空老严陵。
君臣一梦，今古虚名。
但远山长，云山乱，晓山青。

每每夜间站在江边，翰林总是念起苏东坡的《行香子·过七里滩》。立冬后的七里滩边，打鱼的小船三两停泊，江中小洲因为枯水季仿佛被抬高了几尺，两岸青山依旧，唯江面多了几分寒气。富春江峡口大坝横跨峡谷出口的高山，无论寒冬三伏、电闪雷鸣或洪水奔腾，它始终稳如泰山，并神奇地将水能变成电能，带给人们无尽的光明和温暖。大坝上游是素有“小三峡”之称的七里泷。过去江面滩多水急，舟楫从下游上行需等候东风，东风一起，千帆竞发，长滩瞬息可过，仿佛仅行七里。倘若无风，得靠人工拉纤，就显得路途遥遥，仿佛七十里之远，故有“有风七里，无风七十里”之说，“七里扬帆”由此得名。再上至梅城，江便分开两支，北支新安江，南支兰江，均为富春江之源。大坝下游，途经桐庐、富阳、萧山、杭州三县一市，自富阳以下始称钱塘江。“八月十八潮，天下壮观无”，就是闻名遐迩的钱江大潮。翰林的家就在钱塘江边的杭州，古称钱塘、临安、武林或者余杭。虽然离家仅仅两百多华里，但一年到头除了偶尔出差，翰林从不回家。因为那里只是一个空屋子，父母死于“文革”，弟弟发配高原，后去了台湾，他和爱人响应“知识青年下农村”，“文革”后通过大坝招工来到了这七里泷。

今晚停机时间比往常晚了一些，翰林下前夜班时电厂低沉的隆隆声才刚刚停息。因为已过半夜，也过立冬，来江边抓鱼的职工也比平时少了许多。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，逮几条小鱼给孙儿做菜是很惬意的事情，但是今天，他是为儿子而来。江边已被人们用大个的鹅卵石围出许多个石坝，停机时，来不及跟住退潮的小鱼小虾就被困在里面。鲫鱼、草鱼、泥鳅居多，运气好的能有鳊鱼（俗称老虎鱼），最好的当然是鲢鱼，可惜翰林从来没遇到过，这些年也没听同事有那么好的运气。石坝里往往是只有几两的小鱼，大

个的偶尔也会游到岸边，手电筒一照，远远就能看见它们活蹦乱跳。一些时节，鹅卵石堆里还能翻出大闸蟹，最大的有四两多，那要比逮到鱼更快活。

“石师傅，你的篓里抓了好几条嘛。”翰林回头，看见厂办的徐秘书正向他打招呼。

“今晚退潮快，人也少，已经网了四五条，还有一条老虎鱼呢。”虽然深夜，翰林热情不减，问道，“你弄了几条？”

“两条鲫鱼，蛮大，不错了，给儿子熬鱼汤。”

“你儿子是不叫徐昇，徐徐上昇？”

“是啊，希望他将来也能当翰林！”

“翰林已经进入历史，未来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。”

“未来也会成为历史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两人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

几脚蹚水过来，挨到翰林耳边，徐秘书试探地问道：“听说前几天，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，还送给了他一张股票。”

“不可能吧。这种机要事情你听谁说的？”翰林很奇怪，他不相信股票还会在大陆出现。

徐秘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最近的《世界经济导报》。翰林用手电照着，看见一篇《华尔街将“金融大亨”带到人民大会堂》的文章。大致说的是邓小平同志接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·范尔霖，并赠送他飞乐音响的股票。还配有会见的照片。

“厂办真是赶潮流，世界经济的报纸也有啊。”翰林故意扯开话题。

“谁让我们厂是华东直属，上海的东西我们也要有一些嘛。”徐秘书又凑近道，“听说你们家族也被公私合营了？我爱人那边也是，算是小资产阶级，我入党还受了很大的影响呢。”

“那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了，股票早已作废。”一股异样的情绪油然而生，他笑着说，“今晚收获不小了，还有一条老虎鱼。刚下前夜班，我先回去睡了。”

翰林自己也不知咋离开了水边，没走台阶，径直上了近六十度仰角的防洪岸堤，连走带爬，一个劲地往上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中央领导会送股票给外国人，居然是美帝国主义？现在的公司能发股票了？私有制岂不是要复活？难道商品又能自由买卖，即将不再凭票供应？还是资本主义又要

兴起，资产阶级再度翻身？他不敢想下去。历史的反反复复太多太多，有时根本真伪难辨。但他怎么能怀疑报纸和中央首长的照片呢？他突然想起一个人，一个曾与他生死与共、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——代雪林！他要立刻写信给她，请她借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，他一定要亲眼看到这张股票！

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差不多十年没爬过这么陡的斜坡，今天竟然一鼓作气地上来。回望富春江水，还有那摇摇晃晃停泊的小船，永生难忘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同样是有江有河，一条是黄浦江，一条是苏州河。江上突兀的是邮轮和军舰，河上浮动的是小舢板和乌篷船。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，攻克南京。勇猛之师先南下杭州，继将围攻中国最大的城市——素有“冒险家的乐园”之称的上海。外滩每日人头攒动，提着大包小包，准备借船出海。平日里不可一世的洋行老板、买办和流氓大亨早已嗅到了气味，开始行动起来。压低帽檐，带着儿子、最疼的姨太和一个年轻的老妈子，见到军警，摘帽示意，微笑地掏出通行证，乘人不备，握个手：“老总，我这一家人等着上船，行个方便。”凉凉的几个光洋拍入大兵手中。这年月，一捆法币还买不来一个馒头，干脆用钱来擦屁股。但码头的兵总不是用几块光洋能够打发的。

“老总，鄙人沈晓钧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刘高参让在下来码头找您。能借一步说话？”老板报出来路。

队长一个眼神，老板跟了进去，掏出两根金条，笑道：“这是孝敬您的。”

队长懒洋洋地接过，托在手里掂了掂：“听说沈老板这两年在股市上放空炮赚海了。”

“兵荒马乱的，早赔光了。要不就买了房子买了地，都带不走了。”

“兄才谦虚了。这不还有三个人要带走吗？”兵总再次掂掂手中金条，眼睛瞟了瞟外面道，“南京都丢了，共军马上要进攻上海，一张船票至少两根黄货！”

沈老板再掏出两根金条，无奈地说：“就这么多，是刘高参叫兄弟我找您，行个方便。”兵总把金条放进口袋，摇摇手道：“大卫船长说，最多给我三张船票，刘高参来也就三张，一口价六根。”他伸手摆了个六的手势。双方一时无语。外面更加闹闹哄哄，沈老板有点进退两难。兵总忽然拍了拍胸脯说：“要是看得起在下，留下那两个女人我帮老兄照顾？”

“您说笑了。要不这样，小老妈子留下看屋，房子和她都拜托兄才关照了。”

“好说。”

外滩码头要走的都是权贵富人，而为他们拉车提箱的都是穷苦百姓，他们不会走。更有一群不但不会走而且准备翻身做主人 and 立志报效新中国——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，上海的工人和青年学生。

游行的队伍中有一对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的俊男才女。他们和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一道，走在队伍的最前列。他们挥着红旗振臂高呼：“上海归还人民！”“保护工厂，反对破坏！”“打倒一切反动派！”饱经风霜的工人们脸，更加衬托出他俩的青春和激扬。

一位叫石伯翰，东北沦陷那年出生。因为是长子，取一“伯”字。高祖是道光年间进士入职翰林，石家引以为豪的骄傲。虽然当时的中国已是“国破山河在”，父亲仍然希望儿子能像自己的曾祖父那样行走翰林，为国出谋，为民分忧。另一层意思自然是能再添个儿子取名“仲林”。

父亲石墨轩，家族期盼能饱读诗书，却遇上洋人瓜分、革命四起的清朝末年，家道中落。祖父的另外三个儿子，长子早亡，次子鸦片成瘾，体弱多病，三子闲散好赌，娶风尘女子为妾。祖父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堂堂的翰林书香门第，到了第四代竟然落得这么个结局。难道“富不过三代”就是千年宿命？不惑之年得么子，甚喜。然家境每况愈下。三子娶妾之日，祖父痛哭流涕，大呼“子不教，父之过也”。是年，么子虚龄十四，托媒说了一房媳妇，虚长三岁，寓意“女大三抱金砖”。祖父看中么子秉性老实，读书耐心，没像老二老三那样走歪。趁身体尚好还能主事，决定分家。祖上房屋土地和所剩不多金银全部平均分配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房地产契和钱两放于厅堂，请长辈主持，族人见证。祖父坚持老二先挑，老三再挑，剩下么子。自己跟么子过。稍有改变的是，主持的长辈把金银平分两半，一半留给祖父，另一半再平分三份。大家均无异议，签字画押，各过各的。分毕，立即送墨轩入西式中学堂。次年，祖父终。临前，告曰：“富贵传家，吾已终了。道德传家，耕读传家，靠汝辈图之。”

清末民初的杭州，名流荟萃，思维前潮。且不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，入读杭州求是书院，学习法语和造船，开始思想的旅程；也不说

“五四”干将鲁迅，日本留学归国，最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授化学和生理学；单说说杭州的外国人和洋教堂，就不胜枚举。儿时的石墨轩总是爱和伙伴们去河坊街看外国人。有一次，看见一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进王润兴饭店吃饭，对着伙计用杭州话点起杭帮菜：“件儿（指五花肉）要瘦、肥了倒胃；木郎豆腐（指鱼头豆腐）多放胡椒，要烧得入味；响铃儿要熬稍（指快的意思）……”孩子们嘻嘻哈哈笑得有趣，石墨轩却径直走上前去行了个礼，问道：“洋人您是杭州人还是外国人？”那一桌子也哄堂大笑。洋人拍拍小朋友的肩膀：“小丫儿，好好读书，古德（Good）！”对墨轩跷起了大拇指。这个洋人给小墨轩留下了特别的印象，有礼貌，会杭州话，当然也会中国话。后来才知道是司徒雷登，他母校之江大学校长的哥哥。

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石墨轩的思想开明，对子石伯翰的教育也要兼容并包。因为抗战，只能躲藏在浙西山区，条件有限，学业不足。抗战一结束，父亲立即托人让子入读上海三大名中之一的光华大学附中，使其接受最新式教育和最前沿思潮。三年后，石伯翰考取光华大学政治系。父亲希望儿子入读交通大学或同济大学的技术专业，将来实业救国。但石伯翰对光华的感情至深，特别是对这所“五卅”惨案后，毅然从上海最早的高等学府圣约翰大学脱离，独立自主办学成立的光华大学向往已久。年轻的他坚信，中国需要实业，但更需要思想救国。

光华大学为石伯翰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舞台，使之学习不再仅仅满足于书本。他参加各类校园社团活动，结识了新朋友，萌发了新思想。作为新生，他大胆竞选学生会主席。虽然名落孙山，败北而归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人生的热情。他与学生会的师兄经常联络上海各大高校，宣扬民主和自由。期间，有一位师兄——钟诚，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钟诚思维敏捷，见识广博，为人谦逊，与人友善。他时常与同学们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，谈论社会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人本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；他喜欢文学和历史，痛恨清朝的无能和国民政府的腐败，对当代小说却情有独钟；他甚至还会讲述西方经济学，讲银行，讲证券，讲投资。偶尔问起石伯翰的家庭情况，得知他是翰林之家，激动地说：“你名字也有个翰字，又是大学生，相当于古代进士，以后就叫你翰林吧！”——家人就是一直这么喊他的。石伯翰把钟诚当作学长和知己，最令他感到敬佩的是他特有的凝聚力。争论不休的时候，他总能团结多数，形成一致意见。不仅仅本校，外校的同学也经常来向他商

讨工作。他像是学生中的领头人，精准地布置一盘大棋局。完全解开对他的谜团，来自一次杭州之行。

那年冬天，钟诚说要去杭州之江大学参加一个社团活动，希望能在石伯翰家借住几天。一天傍晚，钟诚翻墙而过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急促地说：“赶快把我藏起来！”几乎同时，听到杂乱的人喊：“翻墙进去了！”可家里能藏在哪儿？哪儿找不到呢？急中生智，钟诚指着院里的深井：“快，家里有没有秸秆？”石伯翰立即到灶房取了几根秸秆。钟诚衔在嘴里，竟然不顾严寒顺绳爬下结了层薄冰的水井。石伯翰迅速拉起木桶和绳索，放在井边。一队人马在家里胡窜乱翻，也瞥了一眼井底。若不是父亲拿着一摞大洋塞进带队军警的口袋，保证说：“鄙人拿人头担保，绝不敢藏匪！”那些人才悻悻而归。从此，谜底揭晓，钟诚是共产党，是上海五校地下党支部书记。

不久，石伯翰成为钟诚十分信赖的同志。作为特务不熟悉的新面孔，经常出入上海五校，充当地下交通员。一次去圣约翰大学联络，在校图书馆门口，一位女生如梦般地向他走来。她眉清目秀，肤色白皙，衣着精致，微笑可人，端庄典雅之中透出一份洋气，拾级而下的步伐中透出一种悠然与自信。他与她擦肩而过。刹那间，他的脚步变得腾云一样轻漫，握住的《圣经》蓦地放在了胸口，不经意间，双手缓缓地拨开眼前的“云雾”……他看见“图书馆”三个字。因为路上的特殊情况，自己已经迟到。他不敢回头，生怕人醒梦散。脚仿佛生了风火轮，轻松地上了台阶，进了图书馆。

没有看到手拿《圣经》的女生。他急得不知所措，从未发生过没接上头的事情，虽然他知道迟早会有。难道出事了？一个可怕的念头油然而生。他跑出图书馆，刚踏下楼梯，先前如梦般的女生恰好转过身来，手捧一本同样的《圣经》。他以为是幻觉，仿佛回到了少时在西湖的荷花塘里仰面朝天地浮水享受着雷峰夕照，宝石流霞，映日荷花，蜻蜓点水，蓝天白云，湖光山色，如临仙境，如浴圣潭……

“上帝保佑！”女生在他面前画了个十字。

“上帝保佑！”他一样地画了个十字。这是他们的接头暗号。他是十二分地真心期盼着上帝保佑啊！

“我《圣经》里的第四十九页破了，能借你的用一下吗？”

灵感已经告诉他——就是她，就是她，就是她……

“让我看看你的《圣经》能不能补一补。”

语言暗号吻合。双双递过手中的《圣经》。在四十九页，一本破了一个角，一本折起一个角。形式也完全一致，确定是自己同志。石伯翰才缓过神来，记得自己的任务，边翻《圣经》，边交谈工作。临了，他问了她的名字，虽然来时钟诚已经告诉过他。

“我叫代雪林。你是翰林吧？”她像是早就认识。

“我叫石伯翰，我高祖是翰林。”他喜出望外，真心希望她永远叫自己翰林，这样他们都有一个林字。

“你要有个弟弟可以取名石仲林？”她微笑地望着他的双眼，仿佛已经得到了答案。

“父亲确实有这个愿望，但是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。他的内心却是何等激动，感知她不但能读懂自己，还能读懂石家。

回到光华，翰林迫不及待地向钟诚打听代雪林的情况。她芳龄几何？她所学为何？她喜欢哪样？她令尊哪般？……或许是人生的第一次冲动，毫无恋爱经验的他没问几句，就被钟诚看了个穿。“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？”钟诚一语道破天机。翰林的面孔像发了烧似的，低着头，完全没了竞选时的勇气。“我……我……了……了解一下同志的情况。”结结巴巴，次第降调，“情况”两字恐怕连自己也听不清楚。

“我就感觉你魂不守舍的，以为遇上了特务。”钟诚拍手道，“原来遇上了女特务！”两人都笑了。一个是害羞的笑，另一个是难以名状的哈哈大笑。谁不会为这样的女子魂牵梦绕呢？钟诚难道不是吗？他十岁起就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扛包糊口，直到遇上组织，得以在光华附中和大学就读。原本打算送到苏联留学，现在革命形势需要，留在上海组织学生运动。当前革命尚未成功，他怎么能先顾及自己的儿女私情？但他顿然发觉石伯翰与代雪林，可以说都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俩家境相似，年龄相同，革命思想相通，而且郎才女貌，一个有意，另一个，总是要嫁人的嘛……他的思路清晰起来：他们这样的相遇不是一种革命姻缘吗？革命不也需要各条战线各个阶级的夫妻吗？于是，他对翰林和盘托出了代雪林的故事。

那是去年夏天，钟诚执行一次任务，他的同志被跟踪，接头一瞬，前后突然冲出十几个特务。不容分说，分头逃跑。枪声响起，钟诚右手臂好像有股剧痛。他根本顾不及伤口，猛地翻进一个粮食仓库。正好一个女生看见，拉

他躲进仓库的米堆之中，锁上大门。不久听到一群人进来。

“我们看见有逃犯进来。”

“陈队长，阿拉格个仓库摆粮食都伐够，哪里再敢摆逃犯，进来过也老早跑忒了。”

“地上有血，肯定中枪。”

女生看见现场有人头包纱布，指着他说道：“伐库能。阿拉工人卸货，伐当心撞到货车。依瞧，刚刚包过。”

女生父亲凑到队长耳边：“阿拉生意人，都是自家人，今朝阿拉请工人拉十袋大米到依屋里慰劳慰劳。”

毕竟与老板认识，队长在仓库里膘了几眼就撤退了。

搭救钟诚的就是代雪林和她的父亲代老板。他们支开工人和用人，引钟诚到二楼客厅，为他消毒包扎。幸好子弹擦过手臂，皮外伤，但划痕有点深长。代老板约摸五十出头，上海滩经营粮油二十余年，没少受各路军匪盘剥克扣，对那些兵匪没好印象。但生意人的精明，一眼就看出此青年学生必是革命一派。当今世道多变，他也很想与各路人马有所联系，以防后患。他自报家门，声称支持民主革命。谈话间，代雪林端上茶来。钟诚正要接住茶杯，抬头迎面撞见她清秀的脸庞，似乎与刚才仓库偶遇的女子判若两人。瞬间，他浑身肌肉和关节都凝固了，杯子没有接稳，水洒落一地。钟诚突然做痛苦状，去摸包扎过的手臂。

“伤口有点深，要养几天。”代雪林关切地说，“我再去倒一杯茶来。”钟诚不大记得起代老板后来所述，好像是生意、抗日、自由之类。直到她再次端上茶，钟诚才缓过神来，自我介绍是光华大学学生会。对于光华大学，代雪林早已耳闻。“五卅，从阿拉的圣约翰革命，独立创办的光华大学。”她一语中的。她的优雅与聪慧，令钟诚再次陷入思维混沌。他不得不起身告辞，表示来日再登门拜谢。

后来，钟诚多次去圣约翰大学找代雪林。有专程感谢，有交流学习，有谈论生活；再后来，他们畅谈理想，品味文学，评论时局。钟诚认为，她虽然是资本家小妾的女儿，但为人端正，思想开明，同情劳苦百姓，支持民主革命，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充满好奇和憧憬。钟诚的入党介绍人曾经说过，上海是革命的发源地，是革命的最前沿，斗争极端艰难复杂，需要各条战线的同志联合起来，共同战斗。不久，他发展她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。

与代雪林,除了革命友情,钟诚不敢奢望太多。她有众多的追求者,但无人能折。翰林能否有幸,他也不得而知。他能做的就是更多地安排他俩的会面,为自己的同志创造机会。

或许天赐机缘,初次联络,代雪林对翰林的印象不错。以后的几次碰头,自然多了话题。特别是一次聊到各自的父亲,都念过西式中学和教会大学,都不愿在政府办差,但思想开明,支持抗日,坚持自己办厂,成为民族产业的商人。对父亲的骄傲,无形中升华了他们的革命情谊。

终于有一天,送她的《圣经》中有一张特别的字条:“今天,我们庆祝金婚。孩子们问我,妈妈什么时候最美。亲爱的,我告诉你们:五十年前,当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门口,第一次见到她时……”

这是翰林费尽心思、绞尽脑汁、撕烂了无数纸张后才写下的文字。是真诚、坦白、勇敢、热情,还是冒失、幼稚、无知、过激?上次碰头的分别前,他把《圣经》塞进她手里,谎称第四十九页有几句话不曾领悟,请赐教。言毕,转身离去。当时充满后怕甚至悔意,担心她的拒绝将令自己终生遗憾。但人生必须要迈出关键的一步,纵然失败,也是成功之母。

终于等到了下一次接头。他像一名小学生,走到老师面前,聆听她的教诲。但一切却出乎意料。她分析了形势,领悟了任务,还特别关照要小心谨慎,俨然是公事公办。最后,还给他《圣经》,说:“在圣约翰,拿着《圣经》谈话会比较安全。”

她走了。

他翻遍《圣经》,除了圣人的经文,什么也没有。

此时的翰林多么渴望有一位知心的女性能倾听他的苦楚。他想到了嫡母黄氏,一位为人善良的母亲,可惜没有生养,与父亲是包办婚姻,可能无法解开他心中的谜团。当然想到了亲娘岳氏,是祖母从老家带来的,读过两年私塾,但寡言少语,翰林想象不出他们的恋爱。唯有钟诚,这位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同志,或许能给他一点帮助。

其实钟诚心里也有过矛盾。他未曾大胆追求,除了革命因素,觉得她似乎难以琢磨。她既饱含中国女性传统的魅力,又深藏着西方女性的特质。在上海滩多年,洋人也接触了不少,光华大学也有女留学生。他总感觉外国女性对爱情对婚姻与我们存在很大的不同。代雪林是两者的结合,又怎么